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緝卷三十一

宋 嚴粲 撰

韓奕（音亦）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箋曰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于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于晉乎。疏曰能錫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為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之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此韓是武王之子晉之滅韓

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李氏曰此詩言錫命者蓋宣王錫韓侯以命耳所謂能者蓋錫之者非安于而得之者非安受春秋書錫命者三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公命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錫之者皆安于而得之者皆安受何以為能錫命乎

韓侯來朝而歸尹吉甫作詩以送行也

奕奕梁山傳曰奕奕大也。疏曰梁山韓國所在。曹氏曰漢地理志云禹貢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而唐同州馮翊縣有韓城古韓國即少梁也。李氏曰禹貢云治梁及岐今在同州彭城縣其後屬晉春秋時梁山崩乃晉望也爾雅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注云晉國所望祭則是韓滅之後故以為晉之望維禹

甸之甸音奠鄭音盛。傳曰甸治也有倬其道倬音卓。箋曰倬著明也。疏曰有倬然著明之道韓侯受命李氏曰非韓魏趙之韓乃武王之後左氏所謂邘晉應韓也受命受命為侯伯也邘音于見僖二十四年。疏曰謂為州牧也以其言奄受北國知非東西大伯也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箋曰戎猶汝也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今曰解怠也虔共爾位共鄭音恭毛音拱。傳曰虔固也。疏曰共恭敬也朕命不易呂氏曰韓侯能繼其祖考朕豈復易其命哉榦不庭方箋曰作楨榦而正之。蘇氏曰不庭不來庭也。今曰隱十年左傳云以王命討不庭常武徐方來庭以佐戎辟音璧

首章美宣王能錫命韓侯也宣王命韓侯為州牧是

宣王興衰撥亂之事詩人因地起興以宣王之功配禹也言梁山在韓國之境内奕奕然高大昔有水患乃大禹甸治之也今宣王中興有倬然著明之道俾韓侯受命為侯伯亦在梁山之傍其功與大禹先後相輝也有倬其道言周道衰然復興也宣王親自命之云當繼汝先祖先考之舊職無廢棄我之命見韓侯先世嘗為州牧矣親命之者見宣王丁寧告戒之意若曠瘝其官是廢棄朕命也今汝能早夜不怠虔

固共敬爾之職位故朕命不復改易言因其先世之
舊也有不來庭之方國汝當作楨榦而正之以佐助
汝君謂以王命討不庭也○毛氏以為禹治梁山除
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然之道者也其說為
長孔氏釋毛以為美韓侯復禹之功以韓侯配禹儗
非其倫失毛意矣功莫大於禹故詩人言人君之功
多配禹言之文王有聲言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而繼
之以皇王維辟以武王之功配禹也信南山言信彼

南山維禹甸之而繼之以曾孫田之以成王之功配禹也此詩亦以宣王之功配禹也

四牡奕奕今曰上奕奕為大此亦大也解見車攻孔脩且張○傳曰脩長也駉傳曰腹幹肥張也韓侯入覲傳曰覲見也以其介圭疏曰毛氏於松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為瑞也○今曰箋以為貢國所出之寶今不從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綏毛音綏鄭音雖○傳曰淑善也交龍為旂綏大綏也○疏曰淑旂旂之善者綏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于幢上所謂注旄于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即

鄭以綏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此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為之故云綏章謂有采章也

簟茀錯衡 簟甜之上濁茀音弗。箋曰茀者車之蔽簟者席之名用席為蔽。傳曰錯衡文衡也。疏曰錯置文采為車之衡

玄袞赤舄 音昔。疏曰以玄為衣而畫以袞龍赤舄赤色之舄

鉤膺鏤鍚 音漏羊。鉤膺解見采芑。箋曰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疏曰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鍚風有子之清揚抑若揚兮是揚者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眉上曰揚人既如此則馬之鏤鍚施鏤於揚之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為飾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鍚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鍚當盧者當馬之頟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鏤鍚指此文也

鞹鞃淺幭 鞹苦郭反鞃音弘幭音覓又音蔑。傳曰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軾也。疏曰革以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之間有横木可憑者鞹鞃者以

去毛之皮施于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幭字禮記作幦周禮作㡜字異義同以淺毛之皮為幭也。鞗革金厄鞗音條。鞗革解見蓼蕭。箋曰軶音角金厄以金為小鐶往往纏搤之。

疏曰往往者言其非一二處也

次章述韓侯入覲受錫予也韓侯在道乘奕奕然大之四牡其形甚脩長而且腹幹肥張將以入京師而朝覲既至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而朝見于王王於是錫賚韓侯以交龍之旂擇其善者予之建旂之竿其上又有大綏以為表章又以漆簟為車之蔽

茀又錯置文采為車之衡又以玄為衣而畫以袞龍又有赤色之舃馬則有婁頷之金鉤及馬胷膺有樊纓之飾又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鍚又以去毛之皮鞹施於軾中央之鞃又以虎皮淺毛幭覆其軾又有鞗皮為轡首之革以金為小環纒搤之

韓侯出祖 箋曰祖將去而祀軷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于國外畢乃出宿。祀軷解見生民 出宿于屠 音徒。傳曰屠地名也 顯父餞之 父音甫。箋曰顯父周之公卿也。疏曰送行飲酒曰餞 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 炰音庖。

魚鼈鮮見六月。箋曰鮮魚中膾者也。疏曰新殺謂之鮮魚餒則不任為膾

其蔌維何 蔌音速。

傳曰蔌菜殽也。疏曰蔌者菜茹之總名對肉殽故云菜殽謂為菹也

維筍及蒲 筍字亦作笋。

箋曰筍竹萌也蒲深蒲也。傳曰蒲蒻也蒻音弱。疏曰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天官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鬻煮同

其贈維何 箋曰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疏曰贈者以物送人之名卿大夫無乘馬路車之名則非顯父贈之

乘馬路車 乘去聲。疏曰采薇彼路斯何大夫亦為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

籩豆有且 沮之平。箋曰沮沮多貌

侯氏燕胥 箋曰侯氏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胥者也。令曰須有駜于胥

樂兮

三章述韓侯既覲而還也出京師之門為祖道之祭祖畢將欲出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使公卿餞送之其清美之酒多至于百壺其殽饌有以火煑熟之鼈與中膾之鮮魚其蔌菜有笋與深蒲王贈送之物乃有四馬與路車其籩豆且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諸侯於是飲燕而皆在言俱來餞送之也

韓侯取妻取音娶汾王之甥汾音焚○箋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

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娣妹之子為
甥比音毗○解頤新語曰猶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
納諸鄂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
共謂之共叔也人是人謂王不終者為敖葬郟者曰郟
敖葬訾者曰訾敖其汾王之類乎說者以莒郊公黎比
公為比非也按左氏傳莒展無謚於是有黎比公郊公
茲丕公著丘公皆以號為稱與汾王以地為稱不類矣

蹶父之子父音甫○傳曰蹶父卿士也○疏曰韓侯取妻必于貴家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
侯下言靡國不到則是為王聘使之人故知卿士也

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傳曰里邑也百兩彭彭○兩音亮彭音棚百兩解見鵲巢○彭彭考見出車八鸞鏘鏘不顯其光箋曰不顯顯也諸娣從之娣音弟○
釋文曰妻之女弟曰娣○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
之諸娣衆妾也○箋曰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

其貴者。疏曰莊十九年公羊傳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諸侯一娶九女祁祁如雲傳曰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靚音静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四章述韓侯取妻也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所娶乃是厲王之外甥是卿士蹶氏父字之子言尊貴也韓侯親自迎之於彼蹶父之邑里其迎之時有百乘之車彭彭然壯盛每車皆有八鸞其聲鏘鏘然而鳴車馬之盛禮儀之備豈不顯其有光榮乎其妻出於

蹶父之門諸娣媵妾隨而從之其行祁祁然徐靚如雲之衆多韓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盈滿於蹶父之門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為去聲姞其一反相去聲。傳曰姞蹶父姓也。箋曰攸所也莫如韓樂音洛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音許。傳曰訏訏大也魴鱮甫甫鱮音序。魴鱮解見齊弊笱。傳曰甫甫大也麀鹿噳噳麀音憂噳音麌。傳曰噳噳衆也有熊有羆音碑。解見斯干有貓有虎貓苗茅二音。傳曰貓似虎淺毛者也慶既令居令去聲。箋曰令善也韓姞燕譽

五章述蹶父相攸也蹶父甚武健嘗為王使於天下無國不到為其女姞氏相視其所居無如韓國最樂甚樂矣韓國之土也川澤訏訏然大魴鱮甫甫然大鹿麀噳噳然衆又有熊羆貓虎此四獸能為人患而言之者見有深山大澤為大國也蹶父既喜慶其有此善居韓姞則安之而又有顯譽王氏曰韓侯取妻何預于王政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王室幾喪為諸侯所畀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為樂國賢君之所願娶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詩記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

道其娶之盛王室尊安人情暇樂莫不在其中矣

溥彼韓城溥音普。箋曰溥大也**燕師所完**燕王肅平聲毛鄭如字完音桓。王肅曰如燕北燕國。朱氏曰燕召公之國也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傳曰師衆也**以先祖受命**傳曰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箋曰韓侯先祖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先祖韓侯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疏曰其有貢獻往來為之節度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謂蠻也**王錫韓侯其追其貊**追如字又音堆貊音陌。傳曰

追貊戎狄國也○箋曰其後追也貊也為玁狁所逼稍稍東遷○疏曰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貊鄭志答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時貊為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是於魯僖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

奄受北國 傳曰奄撫也

因以其伯 箋曰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疏曰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

實墉實壑 傳曰言高其城深其壑○箋曰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故興滅國繼絕世○疏曰上論韓城既完則實墉實壑非韓之城壑自然是所部諸國之城壑也今言修之明是往前絕滅今韓侯既復舊職而興繼之也

實畝實籍 箋曰籍稅也

獻其貔皮 貔音皮○釋獸曰貔白狐

其子穀穀呼木反音熇。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璣曰貔似虎或云似熊赤豹黃羆疏曰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夷自以所有而獻之所謂各以貴寶也

六章述韓侯總統百蠻也溥大矣韓國之城其初封之時乃召公為司空以燕國之衆築完之韓國之城舊矣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王命為一州之伯因其國近蠻使時節百蠻之貢獻韓侯先祖既如此故今宣王賜韓侯以追人貊人撫受北方之國因以

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使復為州牧也中間韓侯

之先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絶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絶

世令築其城壙深其池壑正其田畆定其稅籍皆使

之復於故常又令百蠻追貊獻其貔獸之皮及赤豹

黄羆之皮於王而韓侯總領之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疏曰於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是衰

亂之事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之事也此實平定淮夷耳

而言興衰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已故

言興撥以廣之**命召公平淮夷**陳氏曰淮夷而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為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既平淮夷而告成于王矣常武之詩又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疏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矣

此詩王命召虎平淮南之夷也

江漢浮浮疏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

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漢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浪音郎○渤海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北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即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哉○今曰浮浮水滿而流貌

武夫滔滔音叨○王氏曰滔滔以其衆逝也○蘇氏曰順流貌匪安匪遊淮夷來求疏曰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今曰左傳宣十二年趙括趙同云率師以來唯敵是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旟解見鄘干旄匪安匪舒淮夷來鋪平聲○朱氏曰鋪陳也陳兵以伐之也○今曰即常武鋪敦淮濆之鋪

首章述進兵也興也宣王命召虎平淮南之夷由江

漢進兵因以起興言江漢合流浮浮然水滿而流猶士卒滔滔然順流而下其勢不可禦也即常武如江如漢之意也持重之師不貪利疾趨疑於遲緩故言非敢安處非敢遊息當時南征北伐四方略定惟淮夷未平故召公從容臨之而有餘也此行止為淮夷而來求討其罪耳見餘方已定也既已出我戎車既已張設我旟非敢安處非敢寛舒止為淮夷而來陳兵以伐之耳匪安匪遊匪安匪舒即常武匪紹匪遊

之意也

江漢湯湯音商。釋文曰湯湯流盛也武夫洸洸音光又音汪。傳曰洸洸武貌。李氏曰有洸有潰是亦武貌經營四方李氏曰所謂經營四方但是經營淮夷如後世征伐夷狄則曰有事于四方夷狄耳告成于王箋曰克勝則使傳遽告成于王傳張戀反。疏曰傳遽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四方既平王國庶定箋曰庶幸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箋曰載之言則也

次章述告成也江漢之水湯湯然流盛與武夫洸洸然武壯名公之伐淮夷所以經營四方之治也淮夷

止是南方南方未寧則四方皆將騷動故經營南方而謂之四方也告功于王南方既定則四方皆已平矣外寧則内安故王國幸已安定無有叛戾乖爭者向也宣王以天下未安為憂今則可以安寧矣江漢不言戰事首章言王師之持重二章即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服從化則後孚倡亂則先動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

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其後又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平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宣王大雅之末也

江漢之滸音虎沘音許。箋曰滸水涯也。今曰江漢之滸指江北接淮南之地也王命召虎式辟四方辟音闢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疚音救。箋曰疚病也棘急也

王國來極箋曰極中也使來于王國受政教之中正于疆于理疆理解見信南山至于南海詩記曰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海

三章述平賦也上章告成則淮夷平而四方無事矣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則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歛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名虎既成功于江漢之滸王因命名虎由此地以開闢四方而施徹法於疆土武事僅定而即行疆理賦稅之法疑于病民且疑于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疚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

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宜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于南海之遠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來毛如字鄭音賚旬音巡又音荀○傳曰旬徧也○今曰桑柔其下侯旬傳云陰均也此亦為均又易豐卦雖旬无咎注旬均也○蘇氏曰宣布也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傳曰似嗣也○箋曰女無滅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為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肇敏戎公肇音兆○詩記曰肇始也○傳曰敏疾也公事也○箋曰戎猶汝也用錫爾祉音恥○釋文曰祉福也

四章述褒功錫祉也武功已成疆理已定故此章美名虎之功而錫命之言向者淮夷之民獨不霑王化是不均也由淮夷之君壅遏而不宣也王之命名虎來此南方使旬均之而無外宣布之而無壅也昔文王武王受天命之時汝祖康公為翰榦之臣汝名虎無自謙曰我小子耳今汝之功乃足以繼嗣康公我用此賜汝以福即下章所陳是也○舊說以為述康公之功以勉虎如此則與用錫爾祉及下章意不接

續此詩武功已成當為美其克紹康公也

釐爾圭瓚 釐音離瓚才贊反。傳曰釐賜也九命賜圭瓚秬鬯。疏曰賜汝以圭柄之玉瓚。解見旱麓

秬鬯一卣 秬鬯音巨暢卣酉由二音。秬鬯釋草曰秬黑黍傳曰鬯香草也築煑合而鬱之曰鬯。箋曰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疏曰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煑之使之芬香條鬯毛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為鬯鄭以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煑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非草名箋說為長。卣釋器曰彝卣罍器也卣中尊也。釋曰孫炎云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郭璞云不大不小者是在罍彝之間案禮圖六彝為上受三斗六尊為中受五斗六罍為下受一斛春官鬱人掌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告于文人傳曰文人文德之人也。朱氏曰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又告于文人而錫之。今曰下云于岐周告先王之廟知文人為文王也錫山土田于周受命今曰此周當指豐也文王之廟在焉箋以為岐周疏申箋義以為岐周有別廟錢氏以為鎬京今皆不從解見崧高王餞于郿自召祖命曹氏曰自從也虎拜稽首稽音啓。今曰舜典為拜稽首首至地也春官大祝辨九𢷎一曰稽首𢷎音拜。箋曰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天子萬年箋曰君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五章述受賜報上之意也今賜汝圭柄之玉瓚副以

秬鬯之酒以一卣尊盛之乃告于文德之人文王而賜之又賜之以山川又加益以土田令虎往豐邑以受命于文王之廟葢自乃祖康公已受此命美其世勲也虎受君恩祝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箋曰對答也休美也陳氏曰王之休休命也。作召公考箋曰作為也傳曰考成也。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聞音問矢其文德傳曰矢施也洽此四國錢氏曰洽浹洽也

六章申報上之意而納君於德也對揚如傅說對揚

天子之休命對謂答其命揚謂奉揚而行之也成者毁之對康公立大勲於王室而後嗣子孫不能繼之則康公之功業將毁矣王稱虎能繼康公之功虎謂王命如此我不敢不勉期為康公之成謂不毁墜其功也於是祝君不徒得萬年之壽願君德明而益明其善譽垂于無窮惟施其文德以浹洽四方之國而用武之迹泯矣宣王方以武功襃虎而虎乃以文德勉宣王蓋不矜己之功而納君于德意度遠矣朱氏曰言

武功之不可恃亦所以戒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朱氏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解頤新語曰召穆公之意謂德為可常武不可黷故先極言其用兵之盛以滿其志卒章乃陳警戒之言故其言易入也昔之為詞賦者或竊取其義而後人以曲終奏雅勸百諷一譏之是不知其得古詩之意也

此詩王親征淮北之夷及徐方也召公既平淮南之夷未幾淮北之夷復挾徐方以叛宣王於是親征之

王肅述毛以為王不親行王基述鄭以為王自親行詩言有嚴天子王舒保作王奮厥武皆以王言之今從王基述鄭為王親征宣王憤揮天戈克淮服徐無不如意名公慮其狃勝而喜功也故因美而戒之伐淮有進厥虎臣仍執醜虜是戰而勝也徐方畏威不戰而服也

赫赫明明（令曰赫赫威嚴也明明光顯也）王命卿士（卿士解見十月之交）南仲大祖大（大音泰）大師皇父（父音甫○箋曰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

南仲為大祖者令大師皇父是也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疏曰十月之交皇父與此皇父得為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李氏曰十月之交所稱皇父疑是此詩皇父之後也○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古者三公官不常有或以卿士之長者上行其事春秋之時所謂宰周公是也

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首章述命元帥也赫赫然威嚴明明然光顯者是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所命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為大祖言其官則大師言其人則皇父俾之整齊

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也南仲大祖世將也大師將尊也六師師衆也著皇父其人賢也此王命所以威嚴光顯有以服衆望而重國勢也又命之以師嚴器備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以惠南方之國淮夷徐戎挻亂南國皆被其禍宣王之師蓋除暴以安民也

王謂尹氏。傳曰尹氏掌命卿士。箋曰天子世大夫也疏曰即內史也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吉甫為卿而兼內史命程伯休父傳曰程伯休父

始命為大司馬。疏曰楚語云重黎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為名未能審之左右陳行音航。箋曰行列也。戒我師旅率彼淮浦音普。箋曰率循也。傳曰浦涯也。說文曰水濱也省此徐土疏曰此徐當謂徐州之地未必即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宣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強敵者也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不留不處三事就緒箋曰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疏曰太宰九職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朱氏曰上中下農夫也。錢氏曰緒事端也就其緒不中輟

次章述命副誓師以征淮徐也上命大師為元帥此

命卿為司馬以副之王謂內史尹吉甫曰汝當為策
書命此程國之伯名休父者為大司馬內史掌策命
諸侯孤卿大夫司馬大師掌其戒令也即言所命之
意令軍出之時使司馬令其士衆左右陳其行列戒
勑我師旅曰往循淮之浦涯謂征淮夷也省察此徐
之國土謂征徐方也不久留不停處以恚若其民使
三農之事皆就其業不中輟也徐戎淮夷自伯禽就
封之初同惡相濟其來有素今又相挻而起為禍不

淺故王親征之也曹氏曰傳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必不留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

赫赫業業今曰赫赫威嚴也業業考見雲漢○傳曰業業動也有嚴天子嚴鄭如字毛上聲王舒保作傳曰舒徐也保安也○箋曰作行也匪紹匪遊箋曰紹緩也徐方繹騷朱氏曰繹連絡也騷擾動也震驚徐方箋曰震動也如雷如霆解見采芑

徐方震驚

三章述親征之先聲也言王師之行赫赫然威嚴業業然震動者是尊嚴之天子也王乃舒徐而安行依

於軍法日行三十里非紹緩也非遨遊也進兵不急人自畏威徐方之人皆絡繹騷動矣奮揚威武以震動驚懼於徐方如雷之發聲如霆之迅擊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而驚懼矣必震驚之者使懼而服也宣王先征淮夷而後及徐方此兵行猶未及淮夷而徐方已震驚蓋淮夷服屬于徐舉其大者言之也陳氏曰徐大而淮夷小淮夷即徐州之夷而服屬于徐曰徐方者兼徐淮而言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王奮厥武釋文曰奮揚也如震如怒進厥虎臣朱氏曰進鼓而進之也闞

如虓虎闞呼減反虓火交反○今曰闞聲也○釋文曰虓虎怒貌鋪敦淮濆鋪平聲敦如字濆音汾○箋曰鋪陳也○王氏曰敦厚也傳曰濆涯也○疏曰濆謂厓岸狀如墳墓仍執醜虜傳曰仍就也○疏曰醜衆也虜者囚繫之名為人虜獲是屈服也截彼淮浦朱氏曰截然不可犯王師之所

四章述征淮也宣王親征淮浦奮揚其威武如雷之震如人之怒乃鼓而進其如虎之臣其聲闞然如虓怒之虎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之濆涯師衆則陣厚也就執其衆虜之降服者截然整齊於彼淮浦之上

是王師之所處也

王旅嘽嘽音灘○朱氏曰嘽嘽衆盛也○有考見四牡 如飛如翰傳曰疾如飛摯如翰○箋曰飛如鳥之飛翰其中豪俊也○疏曰摯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若鷹鸇之類 如江如漢箋曰江漢以喻盛大也○今曰征淮北之夷不由江漢而言如江如漢者以江漢為九州之最大天下所共知猶邶谷風言涇以渭濁亦非土風武之詩皆以江漢喻王師但江漢浮浮則喻盛大而不可禦如江如漢則止喻盛大下言如川之流乃言不可禦也 如山之苞傳曰苞本也○箋曰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 如川之流箋曰川流以喻不可禦○疏曰靜則不可驚動○疏曰動則不可禦止 緜緜翼翼李氏曰緜緜不可得而絶翼翼不可得而亂○陳氏曰緜緜無隙之可尋翼翼閒整

而不可亂○歐陽氏曰緜緜連屬貌○翼翼考見采薇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傳曰濯大也

五章述移師征徐也上既克淮浦此又進而伐徐王之師旅嘽嘽然衆盛其行動之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速也如摯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江漢之廣大其固守而不動則如山之基本其往戰而不可禦則如川之流逝緜緜然密不可得而絶翼翼然整不可得而亂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此大征徐國言必勝

也

王猶允塞蘇氏曰猶道也○箋曰允信也○朱氏曰塞充塞也徐方既來箋曰已來告服

徐方既同疏曰與他國同服于王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傳曰來王庭也徐方不回今曰回轉也不回謂既服而不復叛也王曰還歸箋曰振旅也

六軍言徐服而天下定也方移師以臨徐方徐方畏懾不戰自服於是美宣王之道允信塞實故能致徐方之來服蓋以道勝非以力勝也前此三方已定唯

徐自異今其來同是天子之功也徐方既服則四方皆已平定徐方來在王庭其心不復回轉則天下晏安不須用武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不黷武也王猶允塞王曰還歸皆因以為戒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音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箋曰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疏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之入王朝則為卿士故板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春秋者凡伯世稱之不謂與此為一人也○曹氏曰板厲王之末而幽王大壞之時凡七十餘年矣決

非一人猶家父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箋曰惠愛也孔填不寧填音陳○傳曰填久也○今曰桑柔倉兄填兮降此大厲傳曰厲惡也邦靡有定士民其瘵音再○傳曰瘵病也蟊賊蟊疾蟊音牟○蟊賊解見大田○疏曰蟊賊是害禾稼之蟲蟊疾是害禾稼之狀靡有夷屆音界○王氏曰夷平也○箋曰屆極也罪罟不收靡有夷瘳音抽○傳曰瘳愈也

首章述遭虐政仰天而訴之言天不惠愛我使我甚久不安矣天命幽王為君是降此大惡使邦靡有定

而為士為民者皆病也小人為民之害如蟊賊之蟲以蟊疾禾稼無有夷平屆極之時又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無有夷平瘳愈之時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覆音福○箋曰覆猶反也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傳曰拘收也彼宜有罪女覆說之說音稅一音脫○傳曰說舍也哲夫成城傳曰哲知也知音智○箋曰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哲婦傾城

次章述刑罰無倫也諸侯卿大夫有土田人民者汝

反奪而有之無故黜削之也此當無罪者汝反拘收之彼當有罪者汝反脫免之刑罰顛倒如此皆由褒姒亂政也城喻國也傾覆也言男子正位于外故以哲而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哲則適以覆國而已

懿厥哲婦為梟為鴟箋曰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疏曰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噫者心不平而為聲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傳曰寺近也○箋曰長舌喻多言語階所

由上下也○疏曰以舌動而為言故謂多言為長舌論語云駟不及舌亦謂言為舌也

三章言哲婦之害而及寺人也噫哲婦而為梟鴟蓋以多言而為禍亂之階也然則亂豈降自天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葢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者是惟哲婦與寺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寺人為言葢二者嘗相倚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鞫居六反忮之豉反忒他

得反譖本又作僭子念反背音佩慝他得反○傳曰忮害忒變也○箋曰鞫窮也譖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疏曰鞫窮釋言文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竟者卒盡之義如賈三倍君子是識箋曰識知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四章申婦寺之害也婦寺之輩以忮害變化而窮屈人不可究詰始則譖毀之終則棄背之其為惡豈不極至乎何故為慝惡而不已也商賈有三倍之利者賤丈夫之所為而君子反知之婦人不宜與外事今乃休其蠶桑織紝之事而與朝廷之事皆非其宜也

天何以剌傳曰剌責也何神不富傳曰富福也舍爾介狄○舍音捨蘇氏曰介大也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傳曰類善也人之云亡箋曰奔亡也○今曰邦國殄瘁猶何聞信亡之亡

五章述災譴之由也天何為出譴告以責王乎何為神亦不福王而降災害乎王不能反躬修省將有夷狄之大患顧舍之不以為忌而反以我為忌惡聞忠言也天降不祥以譴告王而王曾不弔愍無恐懼之心故不敬謹其威儀其威儀不善矣又善人皆逃去

無以輔正之則國之殄絕瘁病必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蘇氏曰優多也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幾當音機傳曰幾危也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六章七章憂亂也天降禍以為羅網多於前矣

觱沸檻泉觱沸音必弗檻銜之上濁○解見采菽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藐音莫○朱氏曰藐藐高遠貌無不克鞏傳曰鞏固也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檻泉從下上出觱沸然其來不竭喻己之憂未有已

也不出我之前不居我之後適當其時是我之不幸也藐藐高遠之昊天仁愛人君無不克鞏固其命幽王苟能改圖而為善庶幾不辱其祖宗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所謂式救爾後也幽王大壞至此凡伯尚欲救之拳拳之忠不能自已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名旻音閔部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名公之臣也朱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名公故謂之名旻以別小旻而已序云旻閔也閔天下

無如召公之臣蓋已衍說矣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瘨音顛○箋曰瘨病也）民卒流亡（箋曰卒盡也）我居圉卒荒（圉音語○箋曰國中至邊竟盡空虛○疏曰居謂城中所居之處圉謂邊境）

首章刺亂也吁旻天而刺之曰天之降禍甚疾暴而威虐矣天厚降喪亡之禍病我以饑饉民盡流亡我所居國中及邊圉盡荒虛也

天降罪罟（詩記曰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蟊賊內訌（訌音紅○傳曰訌潰也）昏椓

靡共椓音卓共音恭○箋曰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毁陰也○疏曰天官閽人司晨昏以啓閉者潰潰回遹傳曰潰潰亂也○疏曰回遹邪僻也實靖夷我邦今曰靖安也○傳曰夷平也

次章及三章言羣小致亂也天降刑罪以羅網天下故使小人如害禾稼蟊賊之蟲訌潰於内又昏椓奄人皆為不恭潰潰然亂為邪僻之行者乃使之安靖平夷於我邦任非其人也

臯臯訿訿臯音羔訿音紫○王氏曰臯臯緩而不供職訿訿以訾訿為能○曹氏曰訿訿毁也曾

不知其玷（點店二音○箋曰玷缺也）兢兢業業（曰危動恐懼也考見雲漢）孔填不寧（填音陳）我位孔貶（彼檢反○傳曰貶隊也○箋曰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

皐皐然頑緩而不供職訿訿然以謗毀為事乃曾不知其為玷缺也天下之人兢兢而戒謹業業而危恐甚久不安也我王之位甚貶隊矣言衰微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傳曰潰遂也○曹氏曰潰訓散又訓亂草散亂則茂盛故歲旱無雨澤則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棲音西苴音茶○傳曰苴水中浮草也）我相此邦（相去聲）

無不潰止箋曰潰亂也

四章言凋瘵也天下之人如旱歳之草皆枯槁無潤澤不潰遂而茂盛如木上棲枯草豈復有生理我視此邦無不潰亂矣○今考邛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名旻草不潰茂潰遂也名旻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横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怒遂之盛者為潰遂亂之盛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維昔之富句不如時維今之疚句不如兹彼疏斯粺音敗○箋曰疏麤也謂糲米也糲蘭末反○曰粺精米也胡不自替傳曰替廢也職兄斯引兄音況○箋曰職主也○傳曰兄兹也○兄解見桑柔

五章言小人宜退也昔時之富不如今時也今時之病未有如此之甚也本不如此特小人壞之耳茍小人退而君子進則其病去矣故言彼小人如疏麤之糲米此君子如精粺彼小人何為不自廢退以避君子乃職主援引其黨乎言小人方植黨自固豈肯退

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如字○傳曰頻厓也）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箋曰溥猶徧也）職兄斯弘（箋曰弘大也）不烖我躬

六章中言小人之害也池水由外灌其竭也不云自頻厓之不入乎泉水從中以益其竭也不云自中之不出乎喻內外耗竭也溥徧被害而小人猶主弘大之是豈不烖我身乎亂則爾小人亦受禍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辟音闢○傳曰闢開也）今也

日蹙國百里蹙音足○傳曰蹙促也於乎哀哉於乎音烏呼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七章思名康公而惜王之不用舊人也昔文王武王受命有臣如名康公日開辟國土以百里謂歸附日衆也今也日蹙國百里嗚呼可哀也已在今之人不尚有老成舊德者乎雖有之而不肯用也

名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詩緝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緝卷三十二至三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牟焜

謄録監生臣王遇亨

詩緝卷三十二

宋 嚴粲 撰

清廟之什 周頌

譜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時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疏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先代之頌必是獨行為一代之法孔子論詩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序稱祀告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

者也周頌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朱氏曰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周頌多不協韻未詳其說○補傳曰周頌皆一章商周二頌皆用以告神明而魯頌乃用以為善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非商周之舊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朱氏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朝諸侯**朝音潮○李氏曰周公時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也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朝諸侯于明堂非也**率以祀文王焉**疏曰祀文王之樂歌也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廟故為周頌之首○今考疏以周頌皆樂歌下皆同

於穆清廟於音烏○傳曰於歎辭也穆美也○釋文曰清廟者杜預云肅然清靜之廟也**肅雝**

顯相去聲○傳曰肅敬也雝和也相助也○箋曰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詩記曰士虞禮祝辭云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然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

濟濟多士濟齊之上○濟濟解見文王○詩記曰顯相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今曰秉持謂不忘也對越在天曹氏曰對答也越揚也對答而發揚之也駿奔走在廟駿音峻○疏曰駿疾也詩記大傳亦云駿奔走疾奔走言勸事也不顯不承朱氏曰承謂見尊奉也無射於人斯射音亦○傳曰射厭也○朱氏曰斯語辭也

嗚呼美哉此祀文王清靜之廟也有肅肅其敬雝雝其和者顯相之人也稱助祀之人曰顯相者謂其有

顯著之德美稱之也此濟濟然衆士皆秉持文王之德不忘於心也答揚於在天之靈謂如見文王洋洋在上也鬼神本無迹對答之則如與之接發揚之則在隱若顯也疾奔走於在廟之事謂敏于趨事無敢後先也於是贊美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於人乎無厭射於人矣疏曰書大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甞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詩記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劉氏曰文王之德至矣不可得而形容所可述者特見于多士所秉而已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大音泰○蘇氏曰天下大平以為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

維天之命箋曰命猶道也○程子曰天命即天道也以其用言之則曰命造化之謂也又曰言天命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於穆不已於音烏○於穆解見清廟○疏曰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象曰天行健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於乎不顯於乎音烏呼文王之德之純子思子曰純亦不已○程子曰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張子曰純則舉大本也假以溢我假蘇音暇毛音暇溢音逸○蘇氏曰假大也○箋曰溢盈溢也○歐陽氏曰如

水溢而旁及也我其收之朱氏曰收受也○今曰收謂不敢失之也駿惠我文王駿音峻○箋曰駿大也惠順也曾孫篤之箋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傳曰篤厚也 疏曰用意專而隆厚也○詩記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厚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却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例之

天之賦予萬物謂之命即天理也於乎美哉是天之運行不已也造化之機或息則其賦物者窮矣於乎甚顯者是文王之德純一也純則無二無雜矣凡言

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為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天之為文王邪文王之為天邪蓋有不容擬議者子思子發明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又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其旨深矣文王之德假大而盈溢於我我當有以收之使不失墜惟在大順文王之德而已其者自期之辭收謂保其業惠謂體其德大惠則無斯須毫釐之違戾也我既以駿惠文王自勉繼自今為文王之子

孫者當世世篤厚之勿忘也去聖浸遠典刑易墜非
用意篤厚不能守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蘇氏曰象文王之樂文舞也

象文舞也鄭氏以象舞為象用兵時刺伐之舞如此
則為武舞矣且維清象舞之樂歌舞大武之樂歌大
武為武舞故武頌言勝殷遏劉之事維清不言征伐
則象舞決非武舞也文王之文德至矣作樂象德乃

獨象其刺伐非其義矣○今考鄭於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皆以管象為武王之舞謂周頌舞也孔申鄭義以文王武王之舞皆名為象維清象舞為文王下管象為武王其意蓋謂清廟與管象若皆為文王不應有上下之别故耳古樂歌者在上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匏竹在下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春官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益稷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

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曹氏曰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杜預云文王樂也又見舞韶箾者杜預云舜樂也是象有箾韶亦有箾說者謂以竿擊人曰箾然則執箾以舞猶干舞也執籥以舞即籥舞也文王雖大業未究而本其功德之所起可得而形容也故作樂以象之謂之象舞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所謂下管象者象即象舞也鄭氏以象舞為專象刺伐然籥非刺伐之物也箾音朔季札觀樂事見左傳襄二十九年注以象箾之箾音朔韶箾音簫皆當音朔

維清緝熙句○朱氏曰清清明也○王氏曰緝續也熙廣也文王之典傳曰典法也

肇禋音兆因○傳曰肇始也○箋曰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迄用有成○迄欣之入○傳曰迄

至也惟周之禎音貞○傳曰禎祥也

文王之舞謂之象以王業之興其兆已見也此詩乃象舞之樂歌述所以名象之意言清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清則純一而不雜緝則悠久而不已熙則廣大而無外三言備舉文王之聖德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禋者王者祀天之禮也文王有典則以貽後人王業雖未成而禋祀之禮已肇始於此遂至其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為周之禎祥也祥者吉

之先見也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疏曰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于祖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蘇氏曰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

烈文辟公補傳曰烈言其功文言其德諸侯有爵為公者舉其爵之尊以寵之○疏曰辟公諸侯也○令曰辟君也說命云樹后王君公后王王也君公諸侯也錫茲祉福祉音恥○朱氏曰諸侯錫此祉福○錢氏曰但佐文武定天下也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王氏曰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朱氏曰封專利以自封殖靡侈也維王其崇之補傳曰維

天子之是尊念茲戎功傳曰戎大也繼序其皇之朱氏曰皇大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李氏抑詩解曰訓效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於乎音烏呼○箋曰前王文王武王黃氏曰此成王感發諸侯不盡之意

成王即政之初周興未久也其助祭諸侯往往身佐文武以定天下者故先稱美之乃告戒之言汝有功有德之辟公錫我以此福矣謂其夾輔以興周祚也此豈徒目前淺近計哉蓋惠我周家以無疆之休使我子孫世世永保之矣然相與平定之者爾諸侯之

力也其相與扶持之者尤有望於爾諸侯也爾於爾之國無封殖以專利無侈靡以傷財當維王室之是尊也念屏翰之大功其繼序之序者益思增益而皇大之世世相承無替前功也爾歸治其國在用賢修德而已莫彊乎維得賢人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傚之莫光顯者修德也能修德則百君皆刑法之矣嗚呼如此則豈唯予寵嘉之實前王所念而不釋也○說者多以辟公為稱諸侯之祖父念兹戎功為勉之

以念祖父之功今考本紀注徐廣云武王克殷二年而崩皇甫謐云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正如謐之言武王克殷纔六年又周公攝政七年共十餘年耳烈文作于成王即政之初孟津諸侯固多存者不應專戒其子孫也詩記曰於乎前王不忘如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王氏曰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兢兢則中國強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内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胥效則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矣而先儒以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力征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己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箋曰先王謂太王以下○天保箋曰先公謂后稷至諸盩音籌又音舟○疏曰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祠禴嘗烝時祭所及唯親廟與太祖於成王之世為時祭當太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唯序后稷且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迹所起其辭不及后稷序以祭時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

天作高山傳曰作生也○疏曰作者造立之言故為生也○箋曰高山謂岐山也大王荒之大音泰○蘇氏曰荒治也○李氏曰始荒而闢之○今曰治荒為荒猶治亂為亂也今謗言開荒即始闢

之意也彼作矣箋曰彼彼萬民也民皆築作宮室以為常居文王康之箋曰康安也

彼徂矣箋曰徂往也民之往者○曹氏曰往歸者衆岐有夷之行如字王徐並去聲○程子曰夷平也○曹氏曰昔者高山之險阻今為坦途矣○今曰夷即皇矣所謂串夷載路行猶行彼周行謂道路也子孫保之

遷岐非得已而周乃以岐興詩人以為是非人之所能為故言此岐山天實為之也岐山本險阻荒僻之地大王始開荒而闢之彼民皆不憚遷徙之勞築作而居之矣文王從而安之彼民又皆徂往而歸之矣

作謂舊民之樂遷如百堵皆作庶殷丕作之作也徂謂新民之歸往如其子焉往之往也歸往者日衆故岐山昔之險阻今為平夷之路矣大王文王之業子孫當保守而不墜也成功告神之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李氏曰蘇黄門謂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據周禮以為說東坡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

昊天有成命曹氏曰成則不可易二后受之傳曰二后文武也成王不敢康箋曰成此王功夙夜基命宥密傳曰基始也宥寛也密寧也○箋曰寛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於緝熙於音烏○王氏曰緝續也熙廣也○李氏曰緝熙當為成王單厥心單蘇音丹舊音亶○蘇氏曰單盡也肆其靖之今曰書凡發語肆字皆訓故○箋曰靖安也

天所以有不易之成命而文武得以受之者由其能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夙夜憂勤以肇基天命在於行寛靜之政而已又嗟歎而言為子孫者當緝續而熙廣之大盡其心庶幾可以安靖之勿墜宥密之初意

也頌者成功告神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神祇祖考之意維天之命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之我將曰于時保之此所謂緝熙亦成王自勉之辭舊説以緝熙為文武味詩之意嗟歎而更端言之所謂肆其靖之即于時保之之意其者期之之辭也非言文武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

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報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我將我享○箋曰將猶奉也傳曰享獻也**維羊維牛**疏曰禮稱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特牛矣而得有羊者其配之人自當用太牢也○詩記曰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於是知明堂用牛夏官羊人曰釁積共其羊牲積柴祭天於是知祭帝用羊以父配帝則牲牢不得異食○今考釁謂邦器及軍器成則釁之**維天其右之**○箋曰右助也下同○張子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儀式刑文王之典**箋曰儀則也式象也○傳曰刑法也○錢氏曰儀式刑猶

書云嚴祇敬六德也○今曰畏言之者謂法之不已也日靖四方○陳氏曰靖安也詩記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伊嘏文王嘏音假○箋曰受福曰嘏既右饗之疏曰右助而歆饗之○李氏曰天若福文王則必饗吾之祭矣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我所將奉我所獻享者維羊維牛而已禮之常也天其右助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天之所饗不在於物惟自託於文王庶幾可以格天我今儀則式象刑

法文王之典日日施行之以安四方惟天惠民惟文王之典足以安民天福文王則必右助而歆饗我祭矣其右之者不敢必之辭也既右之者自必之辭也然我尤當夙興夜寐畏天之威思所以保之其敢自恃乎明堂之禮天與文王在焉成王寫其中心之誠以對越而言之也○典毛於維清傳云法也於此云常也鄭以為常道法者道之所寓其實一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巡守音狩○疏曰武王既定天下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嶽之下作告至之祭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曹氏曰諸侯為天子守土其政之得失民之利病不得以周之故天子親自巡省焉巡狩必徧于四嶽每至其方嶽之下則燔柴升煙以告至若其山川之遠而不可至者則望而祭之書所謂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是也○朱氏曰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即春官鍾師九夏之三也吕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時邁其邦傳曰邁行也○箋曰武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昊天其子之詩記曰人

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時邁其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子可知矣○朱氏曰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今曰昊天其子之與維天其右之語意同有天下曰天子子之謂使之為王也**實右序有周**箋曰右助也序次序也○曹氏曰序帝王之傳序也○錢氏曰次序者謂以周繼夏商也**薄言震之**程子曰薄言發語辭○傳曰震動也**莫不震疊**傳曰疊懼也**懷柔百神**傳曰懷來也柔安也○曹氏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薄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巡守所至者神皆祭焉**及河喬嶽**傳曰喬高也高嶽岱宗也○疏曰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兼四嶽也**允王維后**箋曰允信也○陳氏曰信乎使我為王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箋曰式用也○李氏曰序諸侯之在位者

載戢干戈戢簪之入○釋文曰戢止也斂也載櫜弓矢櫜音羔○傳曰櫜韜也韜音滔○疏曰櫜者弓衣一名韜故内弓於衣謂之韜弓我求懿德箋曰懿美也肆于時夏箋曰肆陳也○李氏曰時夏中國也允王保之

巡守王者之禮武王初定天下時出巡行其邦國天其子之乎設為問辭也應之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於諸國薄警動之諸侯莫不震懼又所至方嶽之下懷柔羣神望祀河嶽初得天下而人神受職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實右序之也故天下莫

不信武王之宜君天下也又應之曰天實明昭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以慶罰黜陟之典序諸侯之在位者又戢歛其干戈櫜韜其弓矢惟求懿美之德陳於中國既定天下而治道彰著此亦非人之所能為也天實明昭之也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能保天下也既右序之又明昭之是天之子之也○右序有周與明昭有周語意一同明昭不言實承上省文也言天之右序有周而結之以允王維后謂膺天命而無

愧也言天之明昭有周而結之以允王保之謂保天命於無窮也結上文右序及明昭之意皆以允言之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箋曰執持也競彊也○李氏曰自强之心執而勿失無競維烈傳曰無競競也烈業也○李氏曰覲武王伐紂而得天下拱揖指揮雖彊暴之國莫不趨使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則其功烈為莫强矣不顯成康錢氏曰成王業安天下○李氏曰歐陽氏以成康為成王康王有窒礙不通者

上帝是皇傳曰皇美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傳曰奄同也○釋文曰盡也

斤斤其明斤音靳○傳曰斤斤明察也○李氏曰言照臨四方無所不察也鍾鼓喤喤音横徐音皇○傳曰喤喤和也磬筦將將筦音管將音鏘○傳曰將將集也○錢氏曰聲之相應也降福穰穰如羊反○傳曰穰穰衆也降福簡簡傳曰簡簡大也威儀反反如字○賓之初筵傳曰反反重慎也既醉既飽錢氏曰主人受嘏既飲福醉飽矣福祿來反傳曰反復也

能執持自強不息之志者武王也故功烈之盛天下莫強焉豈不顯乎其成王業而安天下也上帝用是皇美之自武王成王業安天下奄覆四方而有之其

斤斤然明察無所不至言照臨四方也今祀武王之時鐘鼓喤喤然和磬筦將將然集而神之降福穰穰然衆簡簡然大言樂作而神福之也祭祀之威儀反反然重謹之祭終飲福醉飽福禄反復未艾言禮行而神福之也蘇氏曰凡今所以能備其禮樂脩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所致也○箋以鐘鼓磬筦為武王祭廟作樂今不從陳氏以為祀武王其說為長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疏曰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作與時邁同也○李氏曰非其餘詩乃他人所作也蓋以國語所稱者惟此二詩知其周公所作其餘不可得而知之也古之祭者必以其祖配之公羊宣公三年云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以尊祖也○黄氏曰生民為述事之辭思文為告神之辭此雅頌之所以異歟

思文后稷 朱氏曰思語辭也文文德也○思解見思齊 克配彼天 曹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養人故其功足以配天矣 立我烝民 疏曰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 莫匪爾極 傳曰極中也○曹氏曰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

節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而已貽我來牟箋曰貽遺也遺音位○釋文曰牟字書作麰或作𪍿○疏曰趙岐云麰大麥也廣雅云麰小麥帝命率育蘇氏曰率育徧養也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朱氏曰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陳氏曰時夏中國也○李氏曰后稷教民稼穡但養而已未及教之也如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寛則教之者乃契之事也思文之詩非美后稷乃以陳常于時夏言者蓋無無常産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常産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

后稷人臣而周人推以配天疑于追崇之過此詩發明之言德莫大於文后稷實有文德能配于天非虛尊之也蓋民心莫不有是中而阻飢則失其常心自

后稷播時百穀存立衆民之命而後各復其受中之性是民之中皆是后稷之中也后稷遺我民以來牟二麥之種此乃天命后稷徧養斯民無此疆爾界之別遂使人倫常道得陳于中國也后稷播百穀獨舉來牟者以其先熟濟民之食尤切也天能予民以中后稷能全民之中天以偏覆爲德后稷則達天之德推后稷以配天信無歉矣○中者民心所自有特因后稷有以養之而勿喪耳非后稷以已之中予之而

曰莫匪爾極何也后稷之心與斯民之心同此一中非二物也斯民既全其中則斯民與后稷同此心亦同此理更無差別民之中即后稷之中故曰莫匪爾極康衢所詠爾極洪範所謂汝極天保所謂爾德君牙所謂惟爾之中其意一也

思文一章八句

詩緝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詩緝卷三十三

宋 嚴粲 撰

臣工之什 周頌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守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闢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

嗟嗟臣工傳曰嗟嗟勑之也工官也○疏曰嗟而又嗟重歎以呼之將勑而嗟歎非訓為勑也不直戒其身為其太斥○朱氏曰諸侯之羣臣百工也○今曰諸侯之臣莫非王臣敬爾在公朱氏曰在公凡公家之事也王釐爾成蘇氏曰賜爾成法也來咨來茹音孺○箋曰咨謀也茹度也

嗟嗟保介箋曰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疏曰措之于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之中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一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不勑御人偏勑車右者以御人本主御車不主輔君故專勑明其衛君車也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于車右因御字畢言之以便文○朱氏曰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措田而言○補傳曰命臣工以王事命保戒以民事維莫之春莫音暮○朱氏曰莫春在夏正為建辰之月在周正為建寅之

月然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為歲首至于朝聘烝享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祀宜在建卯之月祭畢遣之時春已向莫農事不可緩也亦又何求曹氏曰言不可捨農事而他求也如何新畬音餘○釋地曰田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箋曰畬和柔之意也○朱氏曰今既莫春矣爾之田事如何哉於皇來牟於音烏○箋曰皇美也○來牟解見思文將受厥明朱氏曰來牟當夏而且將受上帝之明賜也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迄欣之入○錢氏曰迄終也○傳曰康樂也○今曰孟子云樂歲命我衆人王氏曰諸侯之衆莫非王人○錢氏曰衆人庶民也庤乃錢鎛庤音恥錢鎛音剪博○傳曰錢銚也鎛鎒也銚七遥反廣韻音挑鎒音耨乃豆反○疏曰說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刈物之器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鎒一銚然後成農穉

名云鎛鉚類也世本云垂作耨李廵云鉚也鎛耨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為鎒即鉚或云鉚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

奄觀銍艾奄如字鄭音淹銍艾音窒又〇傳曰銍穫也〇說文曰銍穫禾短鎌

諸侯朝正於王因助祭於廟祭終而遣之不直戒其身而戒其臣之共事者以警切之爾諸侯歸其國有王事有民事臣工者諸侯之羣臣百工所與共治其國者也故以王事戒之保介者車右之士載耒耜以輔君耕耤者也故以民事戒之先嗟歎而戒臣工曰爾臣工與聞國家之政事爾其敬哉王賜爾侯國

之成法皆一定不易矣其有疑焉當來咨謀茹度於王朝勿自專以亂章改度也此以尊王之義告之也又嗟歎而戒保介與閒耕籍令助春祠而還既莫春矣他又何所求乎唯農事不可緩耳爾國之新田畬田今如何也二者皆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首問之欲其土地闢田野治也於乎美哉來牟二麥夏初即熟今已莫春將受天之明賜矣夏麥者秋稼之占也天意昭明終必有年豈可不盡人事以承天意乎爾

歸其國命我衆農夫各具錢鎛之器以治其田奄忽之間已觀其用短鐮以艾禾矣此以重農之意告之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音伊熙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箋曰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雩是也雩音餘○疏曰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為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為之當在孟夏之月為月令者錯置于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郊祀上帝于南郊所以報天德而云祈穀者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襄七年左傳云夫郊祀后稷

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郊為祈穀之事也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

噫嘻成王王氏曰噫嘻歎辭○曹氏曰所謂吁嗟而求雨也○成王成是王事也既昭假爾假音格○朱氏曰昭格上帝○錢氏曰爾語辭率時農夫箋曰時是也播厥百穀箋曰播猶種也○李氏曰百穀之種非一故總而言之謂之百穀駿發爾私駿音峻○箋曰駿疾也發伐也○傳曰私民田也○疏曰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伐發地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耜擊伐此地使之發起也言私而不及公令民知君於己之專則感而樂業故也終三十里箋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周禮云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

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亦服爾耕箋曰服事也十千維耦箋曰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朱氏曰本以二人並耕為耦今乃萬人畢出而耕也

農事為王道之本故嗟歎而言之我周家以農事開國致王業之成既昭格于上帝矣今我不敢廢墜前功將率是農夫以播其百穀令疾發其私田終竟一部方三十里之地服爾耕事萬夫同時而耕吾民盡

力于田事如此天其念之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耤故言率時農夫以張本也言駿發爾私不及公田為民祈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箋曰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疏曰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即為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于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曹氏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

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不廢且示天下公器不主于一姓使時君常以覆車為鑒兢兢然務修其德耳

振鷺于飛傳曰振振羣飛貌○錢氏曰振自振其羽也○釋文曰鷺一名舂鉏于彼西雝傳曰雝澤也○箋曰西雝之澤○王氏曰西雝蓋辟雝也○朱氏曰先儒多謂辟雝在西郊故曰西雝我客戾止傳曰客二王之後○疏曰諸侯之於天子雖皆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宋樂大心云我於周為客皐陶謨云虞賓在位此及有瞽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為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賓客也○李氏曰二王之後不純臣待之故謂之我客○箋曰戾至也亦有斯容箋曰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德來助祭于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蓋威儀之善如

鷺然○曹氏曰鷺之為物羽毛潔白而容止舒閑其譬則脩潔之君子也振者矜持修飾之意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則有潔白之德而能文之以禮者也在彼無惡烏路反○箋曰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曹氏曰國人安其豈弟也在此無斁音亦○箋曰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曹氏曰周人惜其將去也○黃氏曰周公居東東方之人欲其留西方之人欲其歸是亦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之意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箋曰永長也

興也振振然羣飛之鷺集于西郊辟雝之澤其羽毛潔白容止舒閑可觀也杞宋之君於周為客皆來助祭於周廟其至此亦有此容也此杞宋之君在此國

無怨惡之者來朝在此人皆無厭之者然猶庶幾其能夙夜敬戒以長終此美譽愛之以德也朱氏曰陳氏云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于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于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曹氏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與以永終譽其戒之之意一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李氏曰鄭氏謂報者嘗也烝也蘇黄門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王氏則以謂祭上帝三說不同鄭氏謂烝嘗者以詩言烝畀祖妣也然載芟祈社稷亦曰烝畀祖妣豈亦祭宗廟乎至於謂秋

祭四方冬祭八蜡固是報成百穀之祭不如王氏以為祭上帝○陳氏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體之詩也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也○曹氏曰秋季大享于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耳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傳曰豐大也稌稻也○箋曰豐年大有年也○稌稻解見唐鴇羽○李氏曰天官食醫云斗宜稌鄭司農注云杭也王氏以為豐年之時或高燥而寒或下濕而暑無所不熟故所以謂豐職方氏謂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稌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黍稌無所不熟

亦有高廩音凜○什文曰廩倉也○傳曰廩所以藏齊盛之穟○疏曰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銍即穗也此言藏穗則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者對則藏米曰廩藏粟曰倉其散即

通也**萬億及秭**音姊○傳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箋曰以言穀數多**為酒為**
醴音禮○曹氏曰酒正辨三酒之物惟清酒以供祭祀鄭氏以謂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又辨五齊之物惟醴酒最濁鄭謂成而汁滓相將如今之甜酒也齊音劑**烝畀祖妣**音已○箋曰烝進也畀予也○詩記曰周以后稷為祖以姜嫄為妣然祭祀則無所不在也故總以祖妣言之**以洽百禮**解見賓之初筵**降福孔皆**傳曰皆徧也
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大有之年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有高大之倉廩其中穀數之多有萬與億及秭也有此黍稌以之為酒又以之為五

齊之醴齊進於先祖先妣而祭祀所以會合其事神之衆禮百物皆所以為禮而行禮以酒為主也豐年故有此是上帝之降福無所不徧也敢忘報乎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音古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曰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疏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合于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于最尊之廟奏之耳此太祖謂文王也毛以為始作大武之樂○曹氏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則祖者文王之廟也

有瞽有瞽傳曰瞽樂官也○箋曰瞽矇也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聲音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眡瞭者相之瞭音了在周之庭疏曰周之廟庭設業設虡音巨○疏曰皆眡瞭設之業虡解見靈臺崇牙樹羽傳曰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卷音權○崇牙解見靈臺維樅○疏曰置羽者置之於栒虡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璧翣注云周人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翣於簨之角上應田縣鼓縣胡涓反○傳曰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周鼓也鞞音皮○疏曰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鼓謂之應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應鞞共文是為一器其鼓懸之虡業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是周法鼓始在懸鞉磬柷圉鞉音桃柷音蓄圉音禦○傳曰鞉小鼓也柷木

椌也圉楬也椌音腔楬若瞎反○疏曰春官小師注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書益稷云合止柷敔注云柷狀如漆筩中有椎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朱氏曰磬石磬也既備乃奏疏曰皆設之于庭宇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簫管備舉箋曰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管如篴併而吹之餳夕清反乾糖也篴字又作笛○疏曰管謂並吹兩管也○王氏曰簫也管也尤其器之小者言其小所以為備也喤喤厥聲喤音橫又音黃○執競傳曰喤喤和也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箋曰我客二王之後也○疏曰助祭之人多矣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永觀厥成朱氏曰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李氏曰成猶終也徧更而奏焉故謂之成

重言有此瞽人者非一人也其瞽人皆在周之廟庭矣乃使眂瞭為之設其垂鐘鼓之具其以板加於栒上者業也其植者虡也其業之上齒刻為崇牙也其栒虡之上角有置羽之飾也又有應之小鼓田之大鼓其鼓皆縣之虡業也又有持其柄而摇之者鞉鼓也又有石磬也有起樂之柷也有止樂之圉也設之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也又有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也樂聲喤喤然和皆恭敬和諧而鳴

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至止永觀我樂闋之成以先代之後來觀樂爲盛事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箋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疏曰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于先祖其義一也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唯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冬寒魚不行孚性定而肥充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言春鮪新來者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

猗與漆沮音醫余七趨○那傳曰猗嘆辭○今曰與辭也○箋云猗與嘆美之辭猶言美哉也○傳曰漆沮岐周之二水也○疏曰漆沮自幽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于京邑故不言幽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漆沮有考見緜正解潛有多魚王氏曰潛言取之深也○李氏曰王氏以為潛藏之潛故言取之深也○解頤新語曰魚喜潛○今考傳云潛槮也什文云魚之所息謂之橬橬槮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今不從槮素感反橬疏蔭反有鱣有鮪鱣音旃鮪音委○鱣鮪解並見碩人鰷鱨鰋鯉音條嘗偃里○箋曰鰷白鰷也○山陰陸氏曰鰷形狹而長若條然魚性浮似鱨而白○鱨鰋鯉並解見魚麗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歎美此漆沮岐周之二水於其深潛之處有此多魚

有鱣鱑有鮪鮥有似鱨之鯈有鱨揚有似鮎之鰋有三十六鱗之鯉我取之以獻享以祭祀而神明饗之助以大福也言魚以見萬物衆多猶魚麗也魚麗當文武之時頌聲未作故奇以告神而已潛則告神之樂歌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大祖也禘音第大音泰○箋曰禘大祭也大于四時而小于祫○李氏曰鄭氏以爲大于四時其說固是以爲小于祫則非矣禘之祭則大于祫天子之祭有禘有祫有四時之祭諸侯之祭則有祫有四

時之祭至于郊禘則非所當講也按春秋書大事于太廟大事者必祫也有事于太廟有事者必四時之祭也祫于太廟不言祫而謂之大事四時之祭不斥其名而曰有事言諸侯之事也郊禘非諸侯之祭故斥其名以見其僭也觀此則禘大于祫可知矣○劉氏曰先王重宗廟之享為疏數之制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四時之祭厚矣以為未也於是有三年之祫祭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祭之所及可謂衆也又以為未也於是有五年之禘祭審諦昭穆以及其祖之所自出祭之所及可謂遠矣○陳氏曰周之大祖則后稷也禘其祖之所自出者若稷之所自出者嚳於周無廟故禘于大祖之廟又遷羣廟之主以配之若祫則既遷之主皆得合食于大祖之廟焉禘祫之義如斯而已○朱氏曰祭法周人禘嚳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

有來雝雝箋曰雝雝和也至止肅肅箋曰肅肅敬也相維辟公相去聲辟音璧○傳曰相助也○辟公解見烈文天子穆穆穆穆解見文王○王氏曰穆穆敬和也於薦廣牡於鄭如字王音烏○箋曰薦進也○傳曰廣大也○王氏曰廣牡碩大肥腯之謂也相予肆祀朱氏曰肆陳也假哉皇考假如字毛音暇○蘇氏曰假大也○箋曰皇考斥文王也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朱氏曰宣通也哲知也文武維后蘇氏曰大哉皇考之安我也其臣宣哲其君文武燕及皇天傳曰燕安也○朱氏曰安人以及于天克昌厥後箋曰昌大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李氏曰周人所謂以諱事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斥曰文王昌如此

而已書之所稱惟有道曾孫周王發但曰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而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而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言克昌厥後噫嘻之詩言駿發爾私昌文王之名也發武王之名也皆未嘗諱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春秋亦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春秋亦書晉侯夷吾皆未嘗為之諱綏我眉壽介以繁祉箋曰繁多也既右烈考傳曰烈考武王也○疏曰洛誥云烈考武王弘朕恭亦右文母傳曰文母太姒也

有從彼國而來雝雝然和既至於此肅肅然敬者是助祭之君公諸侯也是時天子之容穆穆然敬而和於我薦進大牡牲之時其辟公助我肆陳祭祀之饌

言得天下之歡心以奉其先王也此由先王之德使然於是贊美大哉皇考文王綏安于孝子以已成之業其臣宣通明哲其君有文武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昌大其子孫而安祐於我使得秀眉之壽助以繁多之福也此又見右助於光烈之考武王及見右助於有文德之母大姒故也○古注以皇考為文王烈考為武王朱氏從之王氏以皇考為武王烈考為文王詩記從之李氏則以皇考烈考皆稱其

祖三說不同今考祭法父曰考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高祖曰顯考此說天子諸侯大夫廟制其實考者祖父之通稱也康誥云丕顯考文王酒誥云穆考文王顯考穆考皆明稱文王也洛誥既明稱烈考武王載見始見乎武王廟而言率見昭考則烈考昭考皆稱武王也武王無競維烈故稱烈考猶商稱湯為烈祖文王當穆故武王當昭也唯皇考通稱文王武王此詩後稱烈考為武王則皇考稱文王矣閔予小子

言皇考能念皇祖訪落言皇考能紹文王之直道則皇考又皆稱武王矣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賢之去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傳曰載始也○補傳曰諸侯始見謂成王初即政也○箋曰君王謂成王也曰求厥章宋氏曰章法度也○補傳曰諸侯始見則欲求其法度而謹守之龍旂陽陽龍旂解見出車○曹氏曰陽陽色之鮮明也○今曰我朱孔陽和鈴央央於良反徐音英○傳曰和在軾前鈴在旂上○疏曰和亦鈴也釋文云有鈴曰旂郭璞云縣鈴于竿頭央央然有音聲○曹氏曰臧哀伯云鍚鸞和

鈴昭其聲也杜預云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聲然此乃田車耳若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錫音揚馬面當盧

鞗革有鶬鞗音條鶬音鏘○鞗革解見蓼蕭○箋曰鶬金飾貌休有烈光朱氏曰休美也○李氏曰烈大也

率見昭考昭如字○訪落箋曰昭明也○朱氏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也○今考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古注昭音韶朱氏中庸章句如字

以孝以享傳曰享獻也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李氏曰與思皇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烈文辟公解見烈文詩

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箋曰純大也

諸侯始見成王以其初即政欲求法度以歸而遵守

之也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然鮮明其軾前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有音聲其鑾首鶬然以金為飾其來朝之車服如此見成王得萬國之驩心為國之光華故休美而有大光也成王於是率之以見昭考武王以致其孝敬以行其獻享以助我受福而得秀眉之壽長保享之美哉多福如此皆爾有功有德之諸侯以時助祭而致之是安我以多福使之緝續熙廣于大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見賢之去○曹氏曰微子啓紂之諸兄封於微而爵為子微蓋商畿內國名○疏曰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有客有客疏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也○李氏曰按左傳云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亦白其馬李氏曰商人尚白故微子來朝而乘白馬檀弓云殷人戎事乘翰翰白色馬也以戎事乘之則微子亦乘白馬也文王之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則是殷人助祭所服之冠也微子助祭故亦乘其白馬蓋其一代之所尚雖已易代矣而其臣猶服其冠乘其馬也翰平去二音

有萋有且萋音妻且音取傳曰萋且敬慎貌敦琢其旅敦音堆徐又音彫琢音卓

○曹氏曰旅微子之卿大夫也有客宿宿傳曰一宿曰宿有客信信傳曰再宿曰信言授之縶音執○傳曰欲執其馬而留之○箋曰縶絆也絆音半以縶其馬薄言追之箋曰追送也○疏曰餞送之左右綏之箋曰左右之臣又欲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疏曰與之雖燕以安樂其心既有淫威補傳曰天道福善禍淫王者體天而行賞罰使淫人懼焉善人勸焉降福孔夷傳曰夷易也易音異○什方張氏曰自管蔡以武庚祿父叛周公誅之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逆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微子殷代之後於周爲客重言有客者喜之也仍殷之舊乘其所尚白色之馬見不純臣之也又威儀萋

萋且且然敬謹者乃其隨行之衆如敦琢之金玉然稱其衆臣之有文則其主之賢可見猶杜詩云侍立小童清也微子宿而又宿信而又信樂其留之久也授之縶絆以縶其馬懼其去之速也蓋至於行有日矣又餞送之左右之臣相與飲酒以安樂之殷勤無已也昔紂武庚為亂我周既有罰淫之威今錫福於微子則又甚易而不吝此以見微子之賢而且示吾之威福一出於公也○今考棫樸傳云追雕也金曰

雕玉曰琢箋引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與毛異義追敦同音則此敦琢毛亦分金玉矣以敦琢併為治玉自是箋義非傳意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疏曰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以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朱氏曰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

於皇武王於音烏○蘇氏曰皇大也無競維烈傳曰烈業也允文文王克

開厥後嗣武受之錢氏曰嗣武繼之以武勝殷遏劉箋曰遏止也○傳曰劉殺也耆定爾功耆音指鄭音其○傳曰耆致也○箋曰耆老也年耆乃定女之初功

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故樂名大武此武頌大武之樂章發明武王之功言於乎大哉武王有莫彊之功烈也信乎文王有文德以開其後人之基緒矣然殷虐未除則文王之文德未能盡達於天下故必得武王繼之以武而受之伐紂以止殺然後致定其功所以歸重武王之功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

武頌言文王之德不可無武王之功為奏大武而言之維清言周之成功皆本於文王之德為奏象舞而言之各有攸當也

武一章七句

詩緝卷三十三